

“子”的发现在考古界已是旧闻，但首次以上古时期人物为主题展出，依然令人震撼。

在殷墟新馆三楼，子何人哉——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遗址特展，就是王子卜辞。

一般人印象中的古代王子，通常养尊处优。通过甲骨文才知道，王子原来这么忙、这么卷。行走其间，我发现，这批甲骨上所携带的大量占卜信息，遍及祭祀、军事、田猎、贡纳、宴飨、天气以及入学、乐舞、射箭、疾病等领域，几乎囊括了商族人日常生活的全部。

其中，商朝小王子一条“子其疫，弼往学”的卜辞，被称为3000年前“生病后不便上学”的“请假条”。“往学”两字，透露出“子”是在专门的场所接受教育，而非在家接受私教。

在“子”的甲骨窖藏被发现后的第五年，在洹河边紧邻王宫区的南侧，考古队发掘出一座大型的凹字形建筑，被认为非常接近“子”所记载的学习场所和校舍。从这个疑似的大学遗址往西南200米，曾经出土一片牛骨卜辞，上面刻有大学的课程安排。

于成龙说，古代典籍中记载夏商周三代均有学校设置，“大学”两字首见于商甲骨文中，是当时对贵族子弟施行教育的场所，商代大学对后世学宫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后世所谓“君子六艺”的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在殷商的教育体系中也已雏形完备。

关于“子”的身份，历来有许多猜想。此前，学术界一度以为能拥有大量龟甲并为商王武丁占卜的

“子”，身份极为特殊，应该是武丁王的弟弟或堂弟。但随着越来越多甲骨文字被解读，目前学者普遍认为，“子”乃商王武丁与妇好之子。

在出土的1583版龟甲兽骨中，有689版2250条契刻记载跟商王武丁有关。在展厅，有一块“丁来视子舞”的卜辞，即卜问商王武丁观看其舞蹈表演之事，与现代幼儿园父母来看孩子表演，如出一辙。

“子”与妇好过从甚密，在他的甲骨记录中，出现“王”只有数次，出现“妇好”却有数十次之多，虽同时侍奉武丁和妇好，但显然，“子”与妇好更亲近。他常常问卜，如果出门，是应该禀告武丁还是禀告妇好，是否应该跟妇好一起祭祀，是否应该到某处与妇好见面。

“子”的发现在考古界已是旧闻，但首次以上古时期人物为主题展出，依然令人震撼。行走其间，恍若看见年轻王子的短暂一生。展厅使用了两种色调，一种是金色，代表王子的尊贵；一种是微微泛蓝的色调，比作东方既白，用于致敬这位早夭的王子。

3000年前的商朝生活

甲骨只是商朝其中一个剖面，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，宅殷土芒芒。”《诗经》中的商朝，浪漫而恢弘。走进殷墟博物馆新馆，迎面而立的高墙上镌刻着一行醒目大字，“苟日新，日日

新，又日新”。《礼记》记载，这九字箴言是商王朝建立者汤的盘铭。

汤，即成汤，是商朝的开国君主，铭是刻在器皿上警醒自己的箴言。“这句话是商汤刻在澡盆上的箴言，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，就要持之以恒，时刻提醒自己要及时反省和不断革新。”李晓阳说，古人澡身而浴德，这是一种革新的姿态。

殷墟新馆二楼伟大的商文明展厅，一枚只有核桃般大小的陶制人头，额头宽平、浓眉深目、面颊突出、鼻宽凸起，刻画出3000多年前殷商人的模样。在展厅里，有一处极易被忽视的角落。面积不大的窖藏坑复原模型里，层层叠叠摆满了铅锭。这些铅锭出土于刘家庄北地H25窖藏坑，出土时共293块，总重3404千克。商代青铜的鼎盛，从中可见一斑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

下图：殷墟博物馆新馆展出刻划卜辞的甲骨片。

